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

詩曰：幽魂瀟下夜猿啼，壯士紛紛急鼓擊。黑霧瀰漫人魄散，妖氛籠罩將星低。只知戰勝歌刁斗，不認奸邪悔噬臍。屈死英雄遭血刃，至今城下草萋萋。

話說通天教主率領眾仙至陣前，老子曰：「今日與你決定雌雄，萬仙遭難。正應你反覆不定之罪。」通天教主怒曰：「你四人看我今番怎生作用！」遂催開奎牛，執劍砍來。老子笑曰：「料你今日作用也只如此！只你難免此厄也！」催開青牛，舉起扁拐，急架忙迎。元始天尊對左右門人曰：「今日你等俱滿此戒，須當齊入陣中，以會截教萬仙，不得錯過。」眾門人聽此言，不覺歡笑，吶一聲喊，齊殺入萬仙陣中。正是：

萬仙陣上施玄妙，都向其中了劫塵。

文殊廣法天尊騎獅子，普賢真人騎白象，慈航道人騎金毛犼；三位大士各現出化身，衝將進去。靈寶大法師仗劍而來，太乙真人持寶鏃進陣，懼留孫、黃龍真人、雲中子、燃燈道人齊往萬仙陣來。後面又有姜子牙同哪吒等眾門人亦大呼曰：「吾等今日破萬仙陣，以見真偽也！」話未了時，只見陸壓道人從空飛來，撞入萬仙陣內，也來助戰。看這場大戰，正是萬劫總歸此地，神仙殺運方完。只見：

老子坐青牛，往來跳躍；通天教主縱奎牛，猛勇來攻。三大士催開了青獅、象、犼；金靈聖母使寶劍飛騰。靈寶大法師面如火熱；無當聖母怒氣沖空。太乙真人動了心中三昧；毘盧仙亦顯神通。道德真君來完殺戒；雲中子寶劍如虹。懼留孫把細仙繩祭起；金箍仙用飛劍來攻。陣中玉磬錚錚響，臺下金鐘朗朗鳴。四處起團團煙霧，八方長颯颯狂風。人人會三除五遁，個個曉倒海移峰。劍對劍，紅光燦燦；兵迎寶，瑞氣溶溶。平地下鳴雷震動，半空中霹靂交轟。這壁廂三教聖人行正道；那壁廂通天教主涉邪宗。這四位教主也動了嗔痴煩惱；那通天教主竟犯了反覆無終。正克邪，始終還正；邪逆正，到底成凶。急嚷嚷天翻地覆，鬧炒炒華岳山崩。姜子牙奉天征討，眾門人各要立功。楊戩刀猶如閃電；李靖戟一似飛龍；金吒躍開腳步；木吒寶劍齊衝；韋護祭起降魔寶杵；哪吒登開風火輪，各自稱雄；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；楊任手持五火扇煽風。又來了四仙家，祭起那「誅」、「戮」、「陷」、「絕」四口寶劍，這般兵器難當其鋒，咫尺間斬了二十八宿，頃刻時九曜俱空。通天教主精神減半；金靈聖母口內喁喁；毘盧仙已無主意；無當聖母戰戰兢兢。一時間又來了西方教主，把乾坤袋舉在空中，有緣的須當早進，無緣的任你縱橫。霎時間雲愁霧慘，一會家地暗難窮。從今驚破通天膽，一事無成有愧容。

話說老子與元始衝入萬仙陣內，將通天教主裹住。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，只見三大士面分藍、紅、白，或現三首六臂，或現八首六臂，或現三首八臂，渾身上下俱有金燈、白蓮、寶珠、瓔珞、華光護持，金靈聖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，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，將頭髮散了，這聖母披髮大戰，正戰之間，遇著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，正中頂門。可憐！正是：

封神正位為星首，北闕香煙萬載存。

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。廣成子祭起誅仙劍，赤精子祭起戮仙劍，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劍，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，數道黑氣沖空，將萬仙陣罩住，凡封神臺上有名者，就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但遭殺戮。子牙祭打神鞭，任意施為。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煽起烈火，千丈黑煙迷空，可憐萬仙遭難，其實難堪。哪吒現三首八臂，往來衝突。玉虛一干門下，如獅子搖頭，狻猊舞勢，只殺得山崩地塌。通天教主見萬仙受此屠戮，心中大怒，急呼曰：「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幡來！」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裹體，舍利現光，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、金燈、光華罩體，知道他們出身清正，截教畢竟差訛，他將六魂幡收起，輕輕的走出萬仙陣，逕往蘆篷下隱匿。正是：

根深原是西方客，躲在蘆篷獻寶幡。

話說通天教主大呼：「定光仙快取幡來！」連叫數聲，連定光仙也不見了。教主已知他去了，大怒，欲待無心戀戰，又見萬仙受此等狼狽；欲待上前，又有四位教主阻住；欲要退後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；只得勉強相持，又被老子打了一拐。通天教主著了急，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；老子笑曰：「此物怎能近我！」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，此鎚焉能下來。通天教主正出神，不妨元始天尊又一如意，打中通天教主肩窩，幾乎落下奎牛。通天教主大怒，奮勇爭戰。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，止丘引見勢不好了，借土遁就走，被陸壓看見，惟恐追不及，急縱至空中，將葫蘆揭開，放出一道白光，上有一物飛出，陸壓打一躬，命：「寶貝轉身。」可憐丘引頭已落地。陸壓收了寶貝，復至陣中助戰。

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，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，一有緣往極樂之鄉者，俱收入此袋內。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出三十四頭，十八隻手，執定瓔珞、傘蓋、花貫、魚腸、金弓、銀戟、白鉞、旛幢、加持神杵、寶鏃、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看見準提，頓起三昧真火，大罵曰：「好潑道！焉敢欺吾太甚，又來攪吾此陣也！」縱奎牛衝來，仗劍直取。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。正是：

西方極樂無窮法，俱是蓮花一化身。

且說通天教主用劍砍來，準提將七寶妙樹一刷，把通天教主手中劍打得粉碎。通天教主把奎牛一拎，跳出陣去了；準提道人收了法身，老子與元始也不趕他。群仙共破了萬仙陣，鳴動金鐘，擊響玉磬，俱回蘆篷上來。老子與元始看見定光仙，問曰：「你是截教門人定光仙，為何躲在此處也？」定光仙拜伏在地曰：「師伯在上：弟子有罪，敢稟明師伯。吾師煉有六魂幡，欲害二位師伯並西方教主、武王、子牙，使弟子執定聽用。弟子因見師伯道正理明，吾師未免偏聽逆理，造此業障，弟子不忍使用，故收匿藏身於此處。今師伯下問，弟子不得不以實告。」元始曰：「奇哉！你身居截教，心向正宗，自是有根器之人。」隨命跟上蘆篷。四位教主坐下，共論今日邪正方分。老子問定光仙曰：「你可取六魂幡來。」定光仙將幡呈上。西方教主曰：「此幡可摘去周武、姜尚名諱，將幡展開，以見我等根行如何。」準提隨將六魂幡摘去「武王」、「姜尚」名諱，命定光仙展布。定光仙依命，將幡連展數展。只見四位教主頂上各現奇珍：元始現慶雲，老子現塔，西方二位教主現舍利子，保護其身。定光仙見了，棄幡倒身下拜，言曰：「似此吾師妄動嗔念，陷無萬生靈也！」西方教主曰：「吾有一偈，你且聽著：

極樂之鄉客，西方妙術神。蓮花為父母，九品立吾身。池邊分八德，常臨七寶園。波羅花開後，遍地長金珍。談講三乘法，舍利腹中存。有緣生此地，久後幸沙門。」西方教主曰：「定光仙與吾教有緣。」元始曰：「他今日至此，也是棄邪歸正念頭，理當皈依道兄。」定光仙遂拜了接引、準提二位教主。子牙在篷下與哪吒等曰：「今日萬仙陣中許多道者遭殃，無辜受戮，其實痛心。」門人之內，個個歡喜。不表。

且說通天教主被四位教主破了萬仙陣，內中有成神者，有歸西方教主者，有逃去者，有無辜受戮者。彼時無當聖母見陣勢難支，先自去了；申公豹也走了；毘盧仙已歸西方教主，後成為毘盧佛，此是千年後纔見佛光。當日通天教主領著二三百名散仙，走在一座山下，少憩片時，自思：「定光仙可恨將六魂幡竊去，使吾大功不能成！今番失利，再有何顏掌碧遊宮大教。左右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如今回宮，再立『地水火風』，換個世界罷！」左右眾仙俱各贊襄。通天教主見左右四個切己門徒俱喪，切齒深恨：「不若往紫霄宮見吾老師，先稟過了他，然後再行此事。」正與眾散仙商議，忽見正南上祥雲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異香襲襲，見一道者，手執竹杖而來。作偈曰：

「高臥九重雲，蒲團了道真。天地玄黃外，吾當掌教尊。盤古生太極，兩儀四象循。一道傳三友，二教闡截分。玄門都領袖，一氣化鴻鈞。」

話說鴻鈞道人來至，通天教主知是師尊來了，慌忙上前迎接，倒身下拜曰：「弟子願老師聖壽無疆！不知老師駕臨，未曾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鴻鈞道人曰：「你為何設此一陣，塗炭無限生靈，這是何說！」通天教主曰：「啟老師：二位師兄欺滅吾教，縱門人毀罵弟子，又殺戮弟子門下，全不念同堂手足，一味欺凌，分明是欺老師一般。望老師慈悲！」鴻鈞道人曰：「你這等欺心！分明是你自己作業，致生殺伐，該這些生靈遭此劫運；你不自責，尚去責人，情殊可恨！當日三教共僉『封神榜』，你何得盡忘之也！名利乃凡夫俗子之所爭，嗔怒乃兒女子之所事，縱是未斬三尸之仙，未赴蟠桃之客，也要脫此苦惱；豈意你三人乃是混元大羅金仙，歷萬劫不磨之體，為三教元首，為因小事，生此嗔痴，作此邪慾。他二人原無此意，都是你作此過惡，他不得不應耳。雖是劫數使然，也都是你約束不嚴，你的門徒生事，你的不是居多。我若不來，彼此報復，何日是了？我特來大發慈悲，與你等解釋冤愆，各掌教宗，毋得生事。」隨吩咐左右散仙：「你等各歸洞府，自養天真，以俟超脫。」眾仙叩首而散。鴻鈞道人命通天教主先至蘆篷通報。通天教主不敢有違師命，只得先至蘆篷下來，心中自思：「如何好見他們？」不得已，靦面而行。話說哪吒同韋護等俱在蘆篷下，議論萬仙陣中那些光景，忽見通天教主先行，後面跟著一個老道人扶筇而行，只見祥雲繚繞，瑞氣盤旋，冉冉而來，將至篷下。眾門人與哪吒等各各驚疑不定。只見通天教主將近篷下，大呼曰：「哪吒可報與老子、元始，快來接老爺聖駕！」哪吒忙上篷來報。話說老子在篷上與西方教主正講眾弟子劫數之厄，今已圓滿，猛抬頭見祥光瑞靄，騰躍而來，老子已知老師來至，忙起身謂元始曰：「師尊來至！」急率眾弟子下篷。只見哪吒來報：「通天教主跟一老道人而來，呼老爺接駕，不知何故。」老子曰：「吾已知之。此是我等老師，想是來此與我等解釋冤愆耳。」遂相率下篷迎接，在道傍俯伏曰：「不知老師大駕下臨，弟子有失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鴻鈞道人曰：「只因十二代弟子運逢殺劫，致你兩教參商。吾特來與你等解釋冤尤，各安宗教，毋得自相背逆。」老子與元始聲諾曰：「願聞師命。」遂至篷上，與西方教主相見。鴻鈞道人稱讚：「西方極樂世界真是福地。」西方教主應曰：「不敢！」教主請鴻鈞道人拜見。鴻鈞曰：「吾與道友無有拘束。這三個是吾門下，當得如此。」接引道人與準提道人打稽首坐下。後面就是老子、元始過來拜見畢，又是十二代弟子併眾門人俱來拜見畢，俱分兩邊侍立。通天教主也在一傍站立。鴻鈞道人曰：「你三個過來。」老子、元始、通天三個走近前面。道人問曰：「當時只因周家國運將興，湯數當盡，神仙逢此殺運，故命你三個共立『封神榜』，以觀眾仙根行淺深，或仙，或神，各成其品。不意通天弟子輕信門徒，致生事端，雖是劫數難逃，終是你不守清淨，自背盟言，不能善為眾仙解脫，以致俱遭屠戮，罪誠在你，非是我為師的有偏向，這是公論。」接引與準提齊曰：「老師之言不差。」鴻鈞曰：「今日我與你講明，從此解釋。大徒弟，你須讓過他罷。俱各歸山關，毋得戕害生靈。況眾弟子厄滿，姜尚大功垂成，再毋多言。從此各修宗教。」鴻鈞吩咐：「三人過來跪下。」三位教主齊至面前，雙膝跪下。道人袖內取出一個葫蘆，倒出三粒丹來，每一位賜他一粒：「你們吞入腹中，吾自有話說。」三位教主俱皆依師命，各吞一粒。鴻鈞道人曰：「此丹非是卻病長生之物，你聽我道來：

此丹煉就有玄功，因你三人各自攻。若是先將念頭改，腹中丹發即時斃！」

鴻鈞道人作罷詩，三位教主叩首：「拜謝老師慈悲！」鴻鈞道人起身，作辭西方教主，命通天三弟子：「你隨我去。」通天教主不敢違命。只見接引道人與準提俱起身，同老子、元始率眾門人同送至篷下。鴻鈞別過西方二位教主，老子與眾門人等又拜伏道傍，俟鴻鈞發駕。鴻鈞吩咐：「你等去罷。」眾人起立拱候。只見鴻鈞與通天教主駕祥雲冉冉而去。西方教主也作辭回西方去了。老子、元始與子牙曰：「今日來，我等與十二代弟子俱回洞府，候你封過神，從新再修身命，方是真仙。」正是：

從修頂上三花現，返本還元又是仙。

子牙與元始眾仙下得蘆篷，姜子牙伏於道傍，拜求掌教師尊曰：「弟子姜尚蒙師尊指示，得進於此地，不知後會諸侯一事如何？」老子曰：「我有一詩，你謹記有驗。詩曰：

險處又逢險處過，前程不必問如何。諸侯八百看看會，只待封神奏凱歌。」

老子道罷，與元始各回玉京去了。廣成子與十二代仙人，俱來作別曰：「子牙，吾等與你此一別，再不能會面也！」子牙心下甚是不忍分離，在篷下戀戀不捨。子牙作詩以送之，詩曰：

「東進臨潼會萬仙，依依回首甚相憐。從今別後何年會？安得相逢訴舊緣。」

話說群仙作別而去，惟有陸壓握子牙之手曰：「我等此去，會面已難，前途雖有凶險之處，俱有解釋之人，只還有幾件難處之事，非此寶不可，我將此葫蘆之寶送你，以為後用。」子牙感謝不已。陸壓隨將飛刀付與，也自作別而去。

話分兩頭，單表元始駕回玉虛。申公豹只因破了萬仙陣，希圖逃竄他山，豈知他惡貫滿盈，跨虎而遁；只見白鶴童子看見申公豹在前面，似飛雲掣電一般奔走，白鶴童子忙啟元始天尊曰：「前面是申公豹逃竄。」元始曰：「他曾發一誓，命黃巾力士將我的三寶玉如意把他拏在麒麟崖伺候。」童子接了如意，遞與力士。力士趕上前大呼曰：「申公豹不要走！奉天尊法旨拏你去麒麟崖聽候！」祭起如意，平空把申公豹拏了往麒麟崖來。

且說元始天尊駕至崖前，落下九龍沉香輦，只見黃巾力士將申公豹拏來，放在天尊面前。元始曰：「你曾發下誓盟，去塞北海眼，今日你也無詞。」申公豹低首無話。元始命黃巾力士：「將我的蒲團捲起他來，拏去塞了北海眼！」力士領命，將申公豹塞在北海眼裏。有詩為證：

堪笑闡教申公豹，要保成湯滅武王。今日誰知身塞海，不知紅日幾滄桑。

話說黃巾力士將申公豹塞了北海，回元始法旨，不表。

且說子牙領眾門徒回潼關來見武王，武王曰：「相父今日回來，兵士俱齊，可速進兵，早會諸侯，孤之幸也。」子牙傳令，起兵往臨潼關來。只八十里，早已來至關下，安下行營。

且說臨潼關守將歐陽淳聞報，與副將卞金龍、桂天祿、公孫鏗共議曰：「今姜尚兵來，止得一關，焉能阻當周兵？」眾將言曰：「主將明日與周兵見一陣，如勝則以勝而退周兵，如不勝，然後堅守，修表往朝歌去告急，俟援兵協守，此為上策。」歐陽淳曰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」次日，子牙陞帳，傳下令去：「誰去取臨潼關走一遭？」傍有黃飛虎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飛虎領本部人馬，一聲砲響，至關下搦戰。報馬報入帥府：「啟主帥：有周將搦戰。」歐陽淳曰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只見先行官卞金龍領命，出關來見黃飛虎，大呼曰：「來將何名？」飛虎曰：「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。」卞金龍大罵：「反賊不思報國，反助叛逆！吾乃臨潼關先行卞金龍是也。」黃飛虎大怒，縱馬搖鎗，飛來直取。卞金龍手中斧急架忙迎。牛馬相交，鎗斧併舉。戰未三十回，黃飛虎賣個破綻，吼一聲，將卞金龍刺下馬來，梟了首級，掌鼓回營，來見姜元帥。子牙大喜，上了黃將軍功績。不表。

且說報馬報入帥府，歐陽淳大驚，只見卞金龍家將報入本府，卞金龍妻子胥氏聽說，放聲大哭，驚動後園長子卞吉。卞吉問左右：「太太為何啼哭？」左右把家主陣亡事說了一遍。卞吉怒髮冠冠，隨換了披掛，來見母親曰：「母親不須啼哭，俟兒為父親報仇。」胥氏只是啼哭，也不管卞吉的事。卞吉上馬，至帥府前。左右報入殿庭：「啟元帥：卞先行長子聽令。」歐陽淳命：「令來。」卞吉上殿，行禮畢，含淚啟曰：「末將父死何人之手？」歐陽淳曰：「尊翁不幸，被反賊黃飛虎鎗挑下馬，喪了性命。」卞吉曰：「今日天晚，明日拏仇人為父洩恨。」卞吉回至家中，令家將扛抬一個紅櫃，隨領軍出關。卞吉率領軍士至關外，豎立一根大旗桿，將紅櫃打開，拎出一首旛，掛將起來，懸於空中，有四五丈高。好利害旛！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萬骨攢成世罕知，開天闢地最為奇。周王不是多洪福，百萬雄師此處危。

話說當日卞吉將旗桿豎起，一馬竟至周營轅門前搦戰。哨馬報人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關內有將請戰。」子牙問：「誰人出馬？」只見南宮适領命出營。見一員小將，生的面貌兇惡，手持方天畫戟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南宮适笑曰：「似你這等黃口孺子，定然不認得，吾是西岐大將南宮适。」卞吉曰：「且饒你一死回去，只叫黃飛虎出來！他殺我父，吾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拏你這將生替死之輩。」南宮适聽罷大怒，縱馬舞刀，直取卞吉。卞吉手中戟急架忙迎。二馬相交，刀戟併舉。二將大戰，正是棋逢

對手，將遇作家。卞吉與南宮适戰有二三十合，卞吉撥馬便走。南宮适隨後趕來。卞吉先往旛下過去，南宮适不知詳細，也往旛下來，只見馬到旛前，早已連人帶馬跌倒，南宮适不省人事，被左右守旛軍士將南宮适繩纏索綁，掣出旛來。南宮适方睜開二目，乃知墮入他左道之術。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，把掣了南宮适的話說了一遍。歐陽淳命左右：「推來。」至殿前，南宮适站立不跪。歐陽淳罵曰：「反國逆賊！今已被擒，尚敢抗禮！」命：「速斬首號令！」傍有公孫鐸曰：「主將在上：目今奸佞當道，言我等守關將士俱是架言征戰，冒破錢糧，賄買功績，凡有邊報，一概不准，尚將齎本人役斬了。依末將愚見，不若將南宮适監候，俟捉獲渠魁，解往朝歌，以塞奸佞之口，庶知邊關非冒破之名。不知主將意下若何？」歐陽淳曰：「將軍之言正合吾意。」遂將南宮适送在監中。不表。

且說子牙聞報，南宮适被擒，心中大驚，悶坐軍中。次日，卞吉又來搦戰，坐名要黃飛虎。飛虎帶黃明、周紀出營來。見卞吉飛馬過來，大呼曰：「來將何人？」黃飛虎曰：「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。」卞吉聞言大怒，罵曰：「反國逆賊，擅殺吾父，不共戴天之仇。今日拿你碎屍萬段，以洩吾恨！」展戟來刺。黃飛虎急撥鎗來迎。戰有三十回合，卞吉詐敗，竟往旛下去了。黃飛虎不知，也趕至旛下，亦如南宮适一樣被擒。黃明大怒，搖斧趕來，欲救黃飛虎，不知至旛下，也跌翻在地，也被擒了。卞吉連擒二將，進關來報功，欲將黃飛虎斬首，以報父仇。歐陽淳曰：「小將軍雖要報父之仇，理宜斬首，只他是起禍渠魁，正當獻上朝廷正法，一則以洩尊翁之恨，一則以顯小將軍之功，恩怨兩伸，豈不為美？且將他監候。」卞吉不得已，只得含淚而退。

話說周紀見黃明又失利，不敢向前，只得敗進營來見子牙。子牙聞黃飛虎被擒，大驚，問周紀曰：「他如何擒去？」周紀曰：「他於關外立有一旛，俱是人骨頭穿成，高有數丈。他先自敗走，竟從旛下過去；若是趕他的，只至旛下，便連帶馬倒了。黃明去救武成王，也被擒去。」子牙大驚：「此又是左道之術！待吾明日親自臨陣，便知端的。」次日，子牙與眾將門人出營來，看見此旛，懸於空中，有千條黑氣，萬道寒煙。哪吒等仔細定睛，看那白骨上俱有硃砂符印，對子牙曰：「師叔可曾見上面符印麼？」子牙曰：「吾已見了。此正是左道之術。你等今後交戰，只不往他旛下過便了。」只見報馬報入關內，歐陽淳也親自出關，來會子牙。歐陽淳不往旛下過，往傍邊走來。子牙看見歐陽淳轉將出來，對門人曰：「你看主將也不從此處過。」眾將皆點頭會意。子牙迎上前來，問曰：「來將莫非守關主將麼？」歐陽淳曰：「然也。」子牙曰：「將軍何不知天命耶？五關止此一城，尚欲抗拒天兵哉。」歐陽淳大怒：「匹夫敢出此言！」回顧卞吉曰：「與吾拿此叛賊！」卞吉催開馬，搖手中戟飛奔過來。傍有雷震子大呼曰：「賊將慢來，有吾在此！」展開二翅，舉棍打來。卞吉見雷震子兇悍，知是異人，未及數合，就往旛下敗走。雷震子自忖：「此旛既是妖術，不若先打碎此旛，再殺卞吉未遲。」雷震子把二翅飛起，望旛上一棍打來。不知此旛週圍有一股妖氣迷住，撞著他就自昏迷，雷震子一棍打來，竟被妖氣沖著，便翻下地來，不醒人事。兩邊守旛家將，把雷震子捆綁起來。這壁廂韋護大怒，急祭起降魔杵來打此旛。此杵雖能壓鎮邪魔外道之人，不知打不得此旛。只見那杵竟落旛下。正是：

休言韋護降魔杵。怎敵幽魂百骨旛。

話說韋護見此杵竟落於旛下，不覺大驚。眾門人俱彼此看住。只見卞吉復至軍前，大呼曰：「姜尚可早下騎歸降，免你一死！」哪吒聽得大怒，登開風火輪，現出三首八臂，大喝曰：「匹夫慢來！」搖火尖鎗飛來直取。卞吉見哪吒如此形狀，先自吃了一驚。未及數合，被哪吒一乾坤圈把卞吉幾乎打下馬來，回身敗進關去了。子牙後有李靖催馬搖戟來戰。歐陽淳傍有桂天祿舞手中刀抵住了李靖，未及數合，被李靖一戟刺於馬下。歐陽淳大怒，搖手中斧來戰李靖。子牙命左右擂鼓助戰。只見陣後衝出辛甲、辛免四賢，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奭無數周將，把歐陽淳圍在當中，又有周紀、龍環、吳謙三將也來助戰，把歐陽淳殺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更無還兵之力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